

海 誓

中文原著 关守中 · 日文编译 黎夏 青木俊 · 中文编译 田琳

责任编辑：王 皎
装帧设计：徐晓丽
书名题字：李延沛

海 誓

Hai shi

中文原著：关守中

日文编译：黎夏 青木俊

中文编译：田琳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7 4/16

字数 147,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2,400

统一书号：10360·16 定价：1.05元

我们把这部小说作为一只花
环，献给为中日友谊而牺牲的先
驱者们！

我们把这部小说作为一曲长
歌，寄托我们对为中日友谊而牺
牲的烈士们的深切怀念！

（unpublished）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翻译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常荣，是三十年代留日学生。他寄宿于一家洗衣店，和店主人的漂亮女儿伊田绢子，在互助互学中产生了爱情，并且订下了海誓山盟的终身。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常荣毅然回国，领导一支抗日队伍，对日寇展开了浴血战斗。绢子的哥哥伊田义男，是个反侵略战争的战士，在围剿常荣的战场上，给游击队送去了十万发子弹。绢子信守誓言，也来到东北，为人做佣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未婚夫。历经十三年，当二人相逢时，常荣却在祖国光复的战场上光荣牺牲。书中既有情意绵绵的爱情描写，也有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语言细腻，文笔流畅，故事曲折，人物生动，很有可读性。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艘白色的远航船，在一望无际的碧蓝明净的大海上，劈波斩浪，向日本航进。

阳光在海面上洒下一片金光。

站在甲板上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常荣，高高的个子，穿一身藏蓝色的学生服，双手插在裤兜里，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银边近视镜，镜片后面闪着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正在眺望那片茫茫的大海。海风吹拂着海面，海燕在海面上飞翔。

他想起高尔基的《海燕》，便低吟起来：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

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

它叫喊着——在这鸟儿的叫喊声里，

乌云听到了欢乐。

.....

.....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

在闪电之间，高傲地飞翔！
这是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艘远航船在海面上向前航进，激起一片白色的浪花。

常荣望着碧蓝的天空，白云在飘动。他的思绪也象白云一样，想起远离的祖国，想起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想起哺育他成长的故乡——“东方的小巴黎”哈尔滨和那波涛滚滚的松花江……但他并不哀伤。理想、希望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他激动地喃喃自语：

“祖国啊！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到日本去学回本领，改变你贫穷落后的面貌。”

常荣的父亲在哈尔滨市内经营一个杂货店，在他中学毕业那年就病逝了。母亲因为悲伤和疾病，随着也病逝了。杂货店由叔父接着经管。他和妹妹常娟受叔父养育。叔父知道常荣从中学起就学习日语，立志到日本留学，虽然当时中国也有教西洋药学的，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常荣的出国请求，并每月支援他一部分生活费。不过，那是以妹妹留在杂货店当帮手做为前提的。

可是，常娟却强调在店里帮忙不如到马戏团里演出收入好些，能更多的帮助哥哥。叔叔和婶婶也没有过多的反对。

就在常荣决定去日本的那天，常娟已考入了马戏团。

常荣乘坐的这艘船，一连航行了三天，到了神户。他又

改乘火车，最后到了日本东京。他住进了小石川的留学生学生会馆。

三月的日本，已是一片春色。学生会馆的庭院内绿草如茵，一树树的山茶花开得正盛，红得象一团团的火焰。

这绿色的春意也来到了常荣的心里，他满怀喜悦地迎接着他前途的春天——他要考大学了

庭院里和走廊里响着木屐声和谈笑声，

在常荣的房间里，三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叫秦若愚，另一个叫乔文清。秦若愚在油画研究所学习。他曾经在四平街私立文化学院学过法文。乔文清是常荣的老乡——哈尔滨人。

秦若愚老成持重，看问题有主见，为人正直，从小喜欢美术，他的第一幅习作是高尔基头像。

乔文清是个敏感的人，口头经常爱谈“新青年”——议论起来，总爱悄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时常围在一起，谈论未来的理想和希望。

这时谈的是常荣的考学问题。

“我虽然爱好文学，但我们的祖国科学落后，所以我想报考药学，将来好用自己的本领，使人民健康起来，好保卫祖国，不受外来势力的欺辱和建设祖国。

“我们国家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一定会走进步的道路，我看你还是应该学哲学！”乔文清昂扬地说。

秦若愚沉思良久，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祖国是落后的，需要科学，但由于她受了几千年

封建思想的统治，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已经麻痹，我看唤起民众的觉悟是当务之急，所以你还是学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学问好些。”

常荣闪着他那深邃明亮的眼睛，思考了一会儿说：

“你说得有些道理，我想起鲁迅先生是先学医，后来改学了文科；郭沫若原先也在九州大学学医，后来学文……他们都是为了唤起民众的觉悟，才学文的。”于是，他决心学文了

乔文清是个社会活动家，他说他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会，就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秦若愚和常荣。两个人谈起怎样才能把日语水平更快地提高些，常荣提出：

“我想搬到下宿^①去住，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快地学好日语。”

秦若愚忽然想起在神田川^②附近的高田马场看见过一张招租下宿的广告，便在纸上给常荣画了一个草图，说：

“坐电车，在高田马场下车，往南走五、六分钟就是高店街，那儿有一家洗衣店招租住宿的，你去看看。那儿离你要去的早稻田大学也能近一些。”

四月的东京，到处盛开着樱花，在公园里、在街道上、在小河边、在庭院里都有樱花盛开，粉红色的、白色的，一树树的樱花，开得象一片云霞，喷放着浓郁的芳香。

① 下宿——是日本老百姓私人出租的房子。

② 神田川——东京都内一条河名。

常荣按着秦若愚指出的路径，来到高店街。背后是清澈的神田川，淙淙涓涓地流淌着。

常荣找到一家贴有下宿广告的洗衣店，在门前停住了脚步，凝视着广告，看了一阵，微笑着推开洗衣店的格子门，招呼道：

“喂，打搅了！”他站在走廊上等待着里面的回答。

正面屋里一个绾着衬衫袖子在用熨斗熨衣服的五十来岁的小个子男人，转过头来，透过老花镜看了看常荣，问道：

“您来啦，您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了外面的广告，我想找一间屋子住宿。”

矮个子的小老头，闭上电熨斗的开关，拐拉拐拉地拖着那条不灵活的左腿——那是一条木头腿，走到柜台前说：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是学生吧？在哪个大学读书？”

“我最近要考早稻田大学。”

“这一带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很多。你不是日本人吧？是朝鲜学生，还是中国学生？”

“我是中国留学生，现在住在小石川的学生会馆，这回考进早稻田大学，想离学校近点儿。再说，和日本人住在一起，对学习日语有好处，所以我想找一间屋子下宿。”

“真了不起呢，中国人到日本大学学习，你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吧？从中国什么地方来呀？”

主人伸出一只粗糙的瘦手，从柜台上的烟草盒中取出一支烟，然后划根火柴，点燃了，吸起烟来。他眨巴着那双小眼睛打量着常荣。

“我家在哈尔滨，家境不算太富裕，我的叔父做买卖，我

是官费留学生，有助学金，叔父再补助一点，住宿费欠不了您的。”常荣微笑着说。

“哪儿的话呢。我家开着洗衣店，房费就是一时交不上也没关系。只是吃饭怎么办？是在这里吃，还是到外面吃？”店主主人喷出一口烟，笑了笑说。

“我愿意在这里吃，到外面吃太麻烦了。”

“我们吃的是日本的粗茶淡饭，你们中国人吃得惯吗？譬如大酱汤啦，大萝卜根啦，纳豆啦，等等。”

“纳豆没吃过，大酱汤，大根咸菜，在学生会馆也吃，吃得来！”

矮个小老头面向天窗吐着烟团，在考虑着什么，喃喃自语地说：

“怎么办呢？”

停了一会儿又支支吾吾地说：

“这事，行不行呢？”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穿着藏青色印有碎白花纹的上衣，绾着袖子，鸭蛋型的脸上渗出汗珠儿，一双微微吊起的细长眼睛，显得又妩媚又秀气。当她发现常荣后，有些害羞，脸立刻红了起来。她轻轻地点了点头，默默地望着他。

常荣也有些不安地向姑娘点了点头。

“这位是中国留学生，说是来找住宿的屋子，我作不了主啊。”老头又向姑娘说：

“你妈妈干什么呢？把她叫来！”

姑娘拖着木屐，轻轻地迈着小碎步，向里屋走去。

常荣望了望姑娘那苗条的背影，心里想：这姑娘体型真美，象个舞蹈演员。老人看了常荣一眼，问：

“哈尔滨在中国什么地方？”

“日本人称为满洲，哈尔滨在满洲中间，有人称它是东方的小巴黎。”

“我知道满洲有个旅顺，哈尔滨离旅顺多远呢？”

“从旅顺往北走有八、九百里吧！”

“那地方冷吧！父母都健在吗？”

“父母都死了，现在叔父经管着父亲的商店。那里的气候么，和日本的北海道差不多。”

这时，从里边和姑娘一起走出来一位穿着和服的小个女人，她温和地向常荣行了个弯腰礼：

“您好！”

“您也好！”常荣赶紧回礼。

“这位是中国学生，希望找间屋子住宿，怎么办？”矮个老头反复地说着那个“怎么办？”

小个女人向常荣笑笑说：

“租给谁我都没意见，主人看着可以就行，也许中国学生比日本学生还严肃些呢！”

姑娘眨着一双明亮的含笑的眸子，不时地打量着常荣。

“请上二楼看看房子吧，楼梯在这边！”那个矮个子女人有礼貌地屈了屈双膝，微微一笑说。

常荣脱了鞋子，跟着女主人走上二楼。

这是四铺半席的房间，两面都有窗子，常荣走向敞着的西南窗的窗前，向外面望去。房前有一棵无花果树，摇着墨

绿的肥大的叶子，还有两棵樱花树，正在盛开着鲜花。

庭院里有个花圃，种着月下香、凤仙花、燕子花和玫瑰花。

常荣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很喜欢这个地方。他想这儿真安静，没有学生会馆的嘈杂声。他的双眼闪着喜悦的光泽。

他又走向后面的另一扇窗子，向远方望去，从这里可以望到弯弯曲曲的神田川。

“这儿环境真好！我很喜欢！一个月租金多少？”

“四元。”

“好！我下星期就搬来。”

临走时，他在门前又遇到了满脸秀气的聪慧的姑娘，她眨着一双眼稍微微吊起的明亮的眼睛望着他，微微地笑着。

店主人伊田义一是在日俄战争中失去了左腿回家乡的残废军人，因为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他只好把家托付给弟弟，自己在二十八岁时来到东京的一家远亲开的洗衣店里干活。

他的身体很壮实，腿虽然不好使，但洗衣服需要腕力，亲戚把他看中了，便把他留下。在三十岁的时候，和比他小四岁的女工结了婚。四十七岁的时候，他才独立，在高田马场开了这家洗衣店。

他有个儿子叫伊田义男，今年二十二岁。义男是个喜善憎恶的人。小时候怜悯乞丐，曾把自己的饭给乞丐吃过。看见别的小孩受欺负，曾为抱打不平挨过野孩子的暴打。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一定挺身而出，他认为是对的，就坚决

不干。他就是这么个牛性子，长大了也还是这样。

他的身体和他爸爸一样壮实，只是个子高肩膀宽，比爸爸体格更魁伟，长得也比爸爸英俊：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性格柔中有刚。一天，他和爸爸说：

“爸爸，在入伍前，我得加劲儿干活！”

“你还没有放弃当兵的打算吗？”

“爸爸，每个青年人都对未来有个美好的梦，也就是理想。我不愿和爸爸一样，一旦站上洗衣店的柜台，怎么干也逃脱不了贫穷。”

“什么贫穷不贫穷，穿得暖，吃得饱就不错了。人得知足。”

“爸爸，我不那么想。人不能知足，知足还有什么出息？我早就想过了，象我这样没学历的人，什么好职业也找不到的。”

“那就当个工人也好嘛。”

“我看当工人不如当兵，在军队里当个曹长^①，复员的时候还能有点儿技术。如果混好的话，也许能升个什么军官呢！”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坚决反对！要打起仗来，生命都有危险，还当官呢？就是不死人，闹个缺胳膊少腿的，也不是件好事，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手艺人好！”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晴日暖。洗衣店放假了，伊田义一

① 曹长——即班长。

带着老婆和女儿绢子上街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伊田义男。

十点钟左右，门铃丁零零地响起来。伊田义男走出去，拉开小格子，外面站着常荣。

“您找谁？”

“您好！我是房客常荣，今天搬来了。”

“听爸爸说啦，您就是那位中国留学生吧？好！行李在哪儿？”

“在外边。”

“好！我帮你去搬。”伊田义男边说边往外跑。他是个有气的小伙子，不大一会儿就扛着行李，拎着提包上楼了。

两个人虽然初次见面，语言也不大通，却很投合。他俩年岁差不多，都很热情，年轻人心里象团火，见了面就打得火热。他俩住在隔壁的两个屋子里，这天晚上，两个人唠得很晚才睡。

第二天早晨，常荣起床后，推开窗子，从窗子吹进来的春天清新的空气。放眼看去，那满院子的绿色以及五颜六色的正在开放的花儿，使他感到有股生机勃勃的绿色在生命中流溢。

忽然，他听见了轻轻的脚步声，从楼梯那儿传过来，尔后，听见格子外有姑娘的问话声：

“您在屋吗？”

“谁？请进吧！”

格子被拉开了。绢子拿着一束盛开的樱花走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常荣鞠了一躬说：

“早安！我给您送来一束樱花。”

“啊，太感谢您了！”

绢子找了一个花瓶，将花插上。她那一双有一点吊梢的眼睛，象泉水一样明澈，望了常荣一眼，脸颊不知为什么红了起来，向常荣微笑了一下，便走了出去。

常荣走近那束樱花，看着，一阵阵樱花的芳香扑进他的鼻孔。他拿起一枝含苞未放的蓓蕾，心中荡起一种莫名的感情来。

忽然，他听见外边传来一阵歌声：

樱花啊！樱花啊！暮春三月
天空万里无云，多明净。
象彩霞，象白云，
芳香扑鼻多美丽。
快来呀！快来呀！一块去看樱花。

常荣被这动听的歌声所打动。他走到窗前，但却看不见人影，只听见姑娘那黄莺般的歌声，是从晒衣台上传来的。

他用两眼寻觅着，忽然看见了一双白嫩嫩的手在竹竿上晒衣裳。喔，他又看见一个侧影，那微微翘起的鼻尖儿，那微翘的小下颏，那不是绢子吗？她的脸转过来了，她那一双柔和多情的眼睛正在望着他。

樱花啊！樱花啊！
暮春三月，天空万里无云，多明净，

.....

这歌声象一条清澈明净的小溪，在常荣心里流淌。

躲在晒衣架后面的绢子，在那里偷偷看着常荣。她一看见他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不知为什么心里愉快极了，象似迎来了春天，她那一双柔和多情的眼睛象流着蜜一样，甜丝丝的。

常荣已搬来半个月了。伊田义男每天晚上教常荣会话，有时也讲点文法，还给常荣送饭送菜。常荣每天也抽出一段时间帮他在洗衣间劳动。两个人好得象亲兄弟似的。

绢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姑娘，文静，不爱说话，但每天都给常荣送来一束鲜花。

常荣和绢子虽然不说话，但两双多情的眼睛常常碰到一起，绢子每天都在晒衣台上唱歌，她的歌声往往使常荣心里泛起愉快的感情。

她那微微一笑，她那红着的脸，她那双柔和多情的眼睛，都给常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勤劳、朴实、聪明、美丽的姑娘象一弯新月，把她洁白、柔和的光洒在他的心田上。

他看着绢子的身影，常想起故乡的妹妹，虽然绢子和妹妹性格不一样，但她俩年岁相同，名字谐音，他想，就把绢子当作异国的妹妹吧，对想念祖国的自己也是一种慰藉。

不知为了什么，日本今年征兵的数目很多，有的独生子也被征去了。

伊田义男也接到了征召令。伊田义一全家象被阴云笼罩似的，沉浸在忧郁之中。夫妇俩好象大祸临头，闷闷不乐，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着，整天愁眉苦脸的。只有伊田义男很高兴，他虽然知道家里经济困难，但他主张开个杂货店，卖点面条、小百货，还是可以维持生活的。

父亲反对他入伍：

“人说，好男不当兵，你看看我这条腿，就是在战场上失去的，要是你再有个好歹，咱家就完了！”

母亲也不同意儿子去当兵，整天默默地流眼泪。

可是，这天晚上伊田义男却很兴奋地到常荣屋里来告别：

“常荣，我要当兵去了！”

“……”

常荣沉思着。他在想：日本是个强国，过去中日战争就定下了不平等的条约——二十一条。将来再打起仗来，无非又是侵略战争。他有些闷闷不乐。

“当兵就是要去打仗！”

“打仗有什么不好，为祖国打仗是光荣的。”

“那要看打什么仗了。”

“打仗就是打仗，还分打什么仗吗？”

“要分的。有的是为了保卫祖国，有的是侵略别国。”

“反正为了祖国，叫打就去打。”

“保卫祖国的战争是正义的，侵略别国是非正义的！”

常荣说到这儿就停住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眼前这个日本朋友，将会变成敌人的。可是义男什么也没想。他这穷